

# 富恩特斯：時間及其奧祕

墨西哥·塞吉歐·皮托勒 (Sergio Pitol) ·文 張淑英 ·譯註

如果要讓一本小說成為一件藝術作品，作者必須知道不能侷限於單一義涵，因此，就不能傾向於有確定的結論……隨著故事越接近藝術性質，就蘊含廣泛的象徵意義……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象徵性的，因而形塑其繁複、力量、深度和美學。

這是一位天賦異稟夠分量談論小說的作家的話：約瑟夫·康拉德。

卡洛斯·富恩特斯在精細規劃他的小說全集出版時，心中構築的理想是把形成他的小說的所有世界統合進來，以便他所創造的寓言和歷史可以在適當的地方和環境突顯出來。這便需要有分配主題的邏輯，同時又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號召標記，一個強大的意志力，一個自己獨特感受世界的方式，回到再創造人間喜劇的特質和執著，再現哥倫布的日記裡隱約可見的烏托邦。這樣的構想包括他的第一部作品、已經羅列在名單上的未來的創作、以及正在進行的一些作品，還有一些初擬概念的草稿，這個作品全集具有面向單一意義、也面向所有可能的意義的名稱：時間的世紀。

時間及其奧祕：富恩特斯創作迄今，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就是他創作的的基本主題。

他的首部長篇小說《最明淨的區域》於一九五八年出版，他時年二十九歲，就是一個啟示。這部小說在書市引起的反應儼然成為墨西哥版本的愛爾南妮的戰爭（註1）：一場新與舊的戰爭。小說以不同的方式想像和呈現語彙的使用，把那沉悶令人窒息的鄉土故事引向另一個出路：紊亂的、激進的、令人振奮的、活力十足的大都會。人物的描寫淋漓盡致，這人物就是城市本身。墨西哥城，聯邦特區，世界的首都，這個大都會突然崩落成河谷、湖泊、山脈，圍繞自身周遭，它是一個多元的人物，無處不在的人物，所有能量的掌控者，牽一髮動全身，一個心跳就連鎖帶動其他的心跳，它的呼吸也不是個人的，而是群體亦步亦趨。《最明淨的區域》所呈現的敘述技巧傳遞給我們一個訊息：讓我們知道二十世紀歐美偉大的小說的面貌。與這部小說同時，或至少有一段時間，馬丁·路易斯·古茲曼和荷西·雷維爾塔斯（註2）的小說突然顯得不夠大氣，描述城市的筆觸較接近前一個世紀的小說的氛圍，不及我們這位文壇新星所展現的光芒萬丈的現代性。

這種迎逐新潮和全球化的開放是由璜·魯佛所寫的《佩德羅·帕拉莫》（註3）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淨的區域》帶動建構而成的。兩部作品代表墨西哥敘述語言的一種新轉變，他們承襲喬伊斯、福克納、吳爾芙、普魯斯特、克努特·漢姆生、托馬斯

Carlos Fuentes

卡洛斯·富恩特斯



曼和D.H.勞倫斯這些現代作家的影響，並以十九世紀若干偉大的作家為榜樣，如巴爾札克、斯湯達爾、福樓拜、狄更斯、托爾斯泰和杜斯妥耶夫斯基。

這兩位新小說家廣泛接受國際文學養分的滋潤而創造出嚴謹的國家文學是相當有意義的：魯佛描述的情況是，一個哈利斯克州農村的酋長的生與死，和那個區域的荒涼枯寂；富恩特斯則是刻劃墨西哥城的社會階層的流動，那個外地人無法辨識、無法理解的階級，那個狄亞茲·卡斯提優（註4）看著它消失的偉大的特諾奇蘭；哥倫布後期洪堡（註5）所認識的新西班牙的首都；洪堡還替它打造了一個新名新義：皇朝之城。那個令人顫動的、美輪美奐的、迷宮般的城市，像被藝術的魔釘釘住在高原上；我們博學的阿豐索·雷耶斯寫下這些文字向它致意：「旅人，你已來到空氣中最明淨的區域」，那是我們認識的區域，我們這批五十年前的年輕人。彼時富恩特斯正開始用令人銷魂的鍊金術蒸餾這個區域，而且將它寫入它這第一本小說的扉頁裡。

各種主題、意念，作者的熱情，全都刻劃在這本小說裡，雖然萌芽的種子來自更早的一部短篇小說《戴面具的日子》。彼時作者尚屬青澀的年紀，便勾勒出前西班牙時期，階級制度存在我們日常生活周遭的情形；還有歷史和小說人物的面貌，例如，遭罷黜且瘋癲的女王，一種矛盾衝突的轉變。那是過去的挫敗的回音，烙印在殘暴的惡夢中，儼然吸血鬼再生。

歷史存在所有的空間和根源：前西班牙時期，伊比利時期，以及一些留下影響的基底文化：羅馬、塞爾特、阿拉伯、猶太、西哥德；林林總總加諸我們生活的沉重，我們的實踐，我們的夢想，所有從公開到最私密的想像，那永遠離題無法找到核心的身分問題，在長久的書寫過程中，有時候變得模稜兩可，有時候變得十分篤定。一連串的事件得以肯定的特性是：時間會消長，會在水中溶解，會疏離。

經歷許多春夏秋冬，作者為人熟知的深思的觀點，邀請讀者拜讀造訪的空間，我們對他所召喚的多重影像感到驚訝。一開始，我們看到那宏偉的結構，時間在那兒交錯；我們觀察上百張臉龐和姿態，枝微的細節，展現出暴力、英雄主義、歷史的浩劫；還有我們在時間中常處於脆弱的地位的境地。就像《暴風雨》（註6）裡的普洛斯彼羅，富恩特斯已超前掌握重構歷史的自由。他在《小說地理學》中表示：「小說家延伸現實的界線，用想像力創造更多的現實，如此讓我們了解到，如果人類的想像力沒有再創造，也就沒有更多的人類的現實。」神話學是富恩特斯小說不可或缺的元素。他說：「在墨西哥，如果沒有神話的門面，什麼都不管用」。

一九六五年，就在《新皮》寫完不久後，他參加藝術宮一個活動，一群小說家一起面對大眾，就在那兒他又勾勒出一些「詩性的藝術」的原則。他說：「我相信文學和藝術都是與現實對立的，兩者將現實變得愉悅，將現實轉化，而真正要如此實踐時，卻自然地將現實呈現出來，並且肯定它的存在。」

有些人不懂，或是佯裝不去懂它。他們要求一種不屬於富恩特斯的固著靜止狀態。他們想要將他的作品深鎖在抽屜裡。對他而言，現實就代表一切，但是他對現實的觀念遠比其

他絕大部分的作家還要豐富。每當有神祕的潮流滲透現實時，在它裡面迂迴蜿蜒，而呈現出一種奇幻的奧秘、謔言妄語或是奄奄一息時，所謂「共同的」現實就會變成一種危機。整個世界本身，就是一種奇幻。富恩特斯的意旨是，奇幻也是一種現實。這個意念已歷經許多不同的場域：《阿提米歐·克魯茲之死》或是《一個遠親》；〈奧拉〉或是《善心》；《新皮》或是《我們的土地》，甚至《與蘿拉·迪亞茲共度的歲月》，所有的特性的加乘總和都在這本宏觀的小說裡。

富恩特斯的文學裡，經常在某一情況，所有完全對立的元素會匯集在一起，好比哥雅的畫作一樣，形塑成為一個單一的形象。那兒，清明與謔言，清醒與睡夢，神聖與凡俗，智慧與駑鈍，聚合成一個統一的形象，而那些組成的元素彼此反而不協調——那就是奇蹟之處！那是一個全有存在的世界，矛盾修辭完全掌控的畛域。這就是富恩特斯神遊其中掌握最好的地方。只消回憶《我們的土地》當中些許片段，就可以引領我們完全進入哥雅畫作明暗對比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懼當中。

胡利歐·歐特嘉<sup>(註7)</sup>這樣說：

「訴說一個異常非凡的故事的喜悅，對富恩特斯而言，就是展開對寓言的特性與本質的研究，如此再現的方式便呈現懸疑狀態，富恩特斯陶醉在不斷變化故事情節當中，讓我們一讀再讀……」

閱讀富恩特斯的小說，讀者先是直覺感應，接著便相當篤定，認為他的作品最基本的元素就是對時間的掌握。如果時間是某種東西：那就是流動。流動變成語言文字，時間變成最微小的防衛方式，對抗陳腐的日常生活中殘暴的攻擊。富恩特斯長久以來就是帕帝斯塔·維科<sup>(註8)</sup>的忠實讀者，深受他「持續的當下」觀念所吸引。

《與蘿拉·迪亞茲共度的歲月》尤其是一本向時間致意，也是反映時間的經驗的小說。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可以說是這部小說的注釋或指南。第一帖詩是這樣開始的：「現在的時間和過去的時間／也許都出現在未來的時間／而未來的時間又包含過去的時間」。在更進一步，我們還會讀到：「過去的時間和未來的時間／過去可能存在或已經存在／都朝向同一個終點，就是永恆的現在」。再來，最後我們還會讀到：「我們所謂的開始經常就是終點／而抵達終點就是迎向開始」。

女主角蘿拉·迪亞茲的故事含括一個世紀，從她的祖父母、父母、她的兄弟姊妹、孫子，曾孫，她的丈夫，還有其他在她人生中交會的一些男人。裡面有許多寓言，時間出現又消失，所有的時間都是相同一個時間，抵達終點就是迎向開始。

富恩特斯這麼說：



(尉任之／攝影)



「時間像是從未來迎向我們的颶風。我們不想承認，因為未來有死亡等待著我們。我們比較希望它是過去，而且讓它變得溫馴熟悉，甚至有時候，變成被遺忘的時間。

我們只相信現在的時間。然而，可曾有那種時間——活絡的現在死亡的過去？但當一切結合一起又分解時，我們睜開眼睛，看到時間從未來朝我們靠近，因為那兒有下一個愛正等待我們，下一本書，下一位朋友，他們——如果記得我們又深愛我們的話——會讓我們知道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時間。」<sup>ink</sup>

註1：愛爾南妮（Hernani）是法國作家雨果的劇作。此處所謂「愛爾南妮的戰爭」是指愛爾南妮首演當夜，法國兩派評論家針對雨果這部作品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的衝突引起的爭辯。但是這部作品的成功和受到觀眾的歡迎宣示浪漫主義超越古典主義的事實。

註2：José Revueltas，墨西哥作家，積極從事政治運動，幾度入獄，簡介見本專輯124頁（註文112）。

註3：中譯見《魯佛》（小說選集，《佩德羅·巴拉摩》），「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36」，光復書局，1987。新版《佩德羅·巴拉摩》將由麥田出版社出版。

註4：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西班牙的征服者和編年史作家，簡介見本專輯151頁（註文116）。

註5：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德國自然主義作家和地質探勘學者，有「世界現代地理之父」的美名，寫下十三冊有關新大陸各區域之旅。

註6：指莎士比亞的劇作The Tempest。

註7：Julio Ortega（1942-），祕魯小說家、詩人、評論家，長年居住美國，任教名校如布朗大學。

註8：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義大利哲學家，著有專書《我們的時代／時間：分析與研究》。

### 塞吉歐·皮特勒（Sergio Pitol，1933-）

墨西哥小說家、藝評家、外交官。一九三三年出生於普埃布拉，曾旅居古巴、委內瑞拉、義大利、波蘭、西班牙、匈牙利等地，並於一九六二年居留北京一整年。八〇年代墨西哥駐捷克大使。著有包括小說《愛的遊行》（*El desfile del amor*，1984）、《婚姻生活》（*La vida conyugal*，1990）的「狂歡節三部曲」，及融合自傳、遊記、論文、小說，包括《賦格的藝術》（*El arte de la fuga*，1996）、《旅遊》（*El viaje*，2000）的「記憶三部曲」。一九九九年獲頒璜·魯爾佛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文學獎，二〇〇五年獲頒西語文學最高榮譽塞萬提斯獎。

### 譯者：張淑英

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學士、碩士，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所，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著有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相關中西學術論述數十篇，重要譯作包括《紙房子裡的人》、《金龍王國》（合譯）、《消逝的天鵝》、《解剖師與性感帶》、《亞卡利亞之旅》、《杜瓦特家族》、《魯佛》、《零度以上的風景》（中詩西譯）、《莫雷的發明》等。